



我的集體農莊生活

安格林娜著

時代出版社

我的集體農莊生活

安 格 林 娜 著
海 觀 譯



時代出版社

我的爸爸先前是一個農業勞動者，他在一九二五年和他的三個兒子組織了一個共同開墾土地的家庭合作社，於是開始從工作上得到自己應該得到的東西。他天一亮就起身，把我們都叫醒，然後一整天的時間我們都在田裏度過，大家專心一志地耕種自己的土地。

「一個人應該不斷的工作，」爸爸經常對我們說。「你一輩子有多少日子，你就應該工作多少日子。」

不久，一九二八年的春天來到了。四月的陽光燦爛地照耀在田野上，蒸發出濕潤的泥土氣息，樹上也萌了嫩芽。那一年，我們村裏第一個農業合作社成立了。爸爸被推舉為負責人。我們全家——一個相當大的家庭——都參加在裏面。我們，爸爸的孩子們——尼可拉、伊凡、瓦西里、康士坦丁、娜迪婭、蘭娜和我自己——從爸爸的血統中，繼承了他一生稟賦中最寶貴的一件東西——對土地勞動的熱愛。我們可以發誓，當我們在集體農莊上工作的時候，大家並沒有玷污家庭的榮譽。

當富農們怒氣沖沖地發着脾氣的時候，我們繼續做我們鞏固集體農莊的工作，集體農莊的莊員一直在增加着，我們的景況也變好了。爸爸穿着新衣服和新靴子，得意洋洋地走來走去。我們孩子們也覺得比先前幸福。雖然集體農莊生活的敵人們仍舊想跟我們鬥爭，但這只像一隻小狗在反抗一頭大象罷了！

他們把石頭投在我們窗子上，富農們要謀殺我的爸爸。他們恐嚇我們說：「如果安格林一家人再不離開田地，我們就要把他們的產業燒成灰燼！」然而誰能拋棄用血汗得來的土地呢？這是農民們從幾百年的鬥爭中得來的土地，這是我們自己的蘇維埃政府給我們的土地啊！

當時我只有十六歲。最初我做牧羊女和小馬夫，後來我在集體農莊的牛奶棚裏做擠牛奶的女工。尼可拉、伊凡和瓦西里，都在田地裏工作。他們在斯大洛——伯歇佛組織了一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支部。我打的是少年先鋒隊的紅領巾，他們佩帶的是共青團的徽章。

富農們常常嘲笑我說：

「看帕莎的獅子鼻呀，她現在也神氣活現的打起紅領巾來了！」

他們在街上碰見我媽媽時，也惡意地譏諷她說：

「看來你是想叫你的孩子們揚名世界吧，是不是？我們倒要看一看你的本領！」

「我敢說，」我的母親往往回答他們道，「在你們政府當權的時候，我的孩子們是不會有什麼出息的，但是現在我們有了自己的蘇維埃政府，我的孩子們就決不會沒有出息了！」

在今天來回想這些事情，把它們寫下來，當然是很容易的。但是那時實際上却是一段艱苦的、非常艱苦的日子。集體農莊剛剛成立，富農們依然狂妄地留戀着他們的土地。因為我們敢於打破多少年代的不公平，敢於侵犯他們用不正當的手段得到的產權，於是我們就成為他們恨入切骨的敵人。他們就要如虎如狼地來對待我們。

一天晚上，當我正在牛奶棚裏工作時，忽然發現了這樣的兩隻「虎狼」。他們在夜色籠罩下，悄悄

地溜了進來，想把我們的牛殺死。但在他們還沒有能够跑掉以前，我就獨自把他們捉住了。我真不知道自己的氣力是從哪裏來的，先是一拳打倒了那個身粗力壯的、惡狠狠的傢伙，再一拳打倒另外的那個，把他直打進我們安放配給飼料的敞開着地板門的地窖裏面。其中一個匪徒還用刀來戳我的胳膊。到了第二天早晨，牛奶棚裏擠滿了一大羣人。

「那些強盜們對你很兇暴嗎，親愛的帕莎？」爸爸不安地問我。
我啾啾一聲地笑了出來。

「他們沒有機會來對我兇暴——倒給我狠狠地揍了一頓。」

「好！這才是我的好女兒！」爸爸說。「帕莎，你已經替我們立下了一個榜樣，以後我們知道應該怎樣去對付集體農莊生活的敵人了。」

「爸爸，我在保護集體農莊的財產呀。」我回答道。

爸爸的眼睛明亮起來，臉上閃耀出喜悅的光輝。

「好的，我能够看到我的孩子們走上正確的道路啦。」他說。

聽到了爸爸的誇獎，沒有言語可以形容出我內心的快樂。我感覺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個女孩子，周圍盡是些朋友們的和工作伙伴們的和善的面孔。我走到爸爸跟前，拿過他那寬大而粗糙的手吻了一下。他也轉過來吻了我一下……

我們一村人都明白這是新生活的日子。一旦回想起這些日子，我的心裏就要湧起一種深摯的感情和高傲的感覺。

在夏天，我們集體農莊裏的男孩子和女孩子們，都在田野裏熱烈工作，幫助自己的爸爸媽媽收割糧食——這是最好的收成，使人一看到精神上就覺得愉快。

「喂，我的朋友們，」爸爸說，「我們今年已經豐收，現在每個人都可以得到充分的麵包啦。國家的倉庫裏堆滿金黃色的穀粒。這一切都是屬於我們的。這一切財富都是我們用自己的手創造的。我們在爲自己工作，同時也在爲自己的政府工作呀！」

這是一九二九年，俗話說，時間產生智慧。這年我正在上學，我在集體農莊的牛奶棚裏度過冬天的晚上。在空閑的時候，我閱讀托爾斯泰、高爾基、普希金和契訶夫等人的作品。

有一天晚上，我住在家裏，因為家裏的事情很忙，一直到夜深才睡去。大清早起身，我的哥哥伊凡就來敲門。我開門讓他進來。他在地板上很小心地走着。水從他的衣服上滴下來，淌了一大灘。他的羊皮外套、他的褲子、甚至他的短外套，都濕了，而且滿是油膩和污斑。

『帕莎，我什麼東西也不要吃，』他說。『如果你替我找一個睡覺的地方，我倒想睡一會兒。』
我一定要他先吃一點東西，事實上我已經向他叫喊起來了，因為我知道這是唯一征服他的方法。於是伊凡脫去他的羊皮外套，在桌子旁邊坐下來。

『你究竟為什麼回來得這樣遲呀？』我問他。

『是爲了這麼一點事情，讓我來告訴你吧！』他神秘地說。『你會聽到，不久就會聽到……哎，多麼了不起啊！你等着吧，等到它開動的時候——你會聽到一陣轟轟隆隆的聲音，整個村子也都會聽到這種聲音！它將勝過一切舊東西！』他高興地向我眨了眨眼。沒有多久，我就從他嘴裏知道有兩部拖拉機已經運到斯大洛——伯歇佛來，並且從城裏來了一個人，這人要教他駕駛拖拉機的方法。

『拖拉機？』我問道。『它像什麼東西？』

伊凡格格地笑起來。

『噢，這是一部機器、一部巧妙的機器呀。它既能犁地，又能播種。』

『這種機器很複雜嗎？』我問。

『是的。』

『我也要去看看……』

『你管你自己的事情吧！』哥哥突然打斷我的話。

『也許拖拉機也是我的事情呢，』我尖刻地回答他一句。

我的哥哥站起來，伸了一個懶腰說：

『呀，現在要回去看拖拉機了！』

他重新披上濕外套，走了出去。

我走到窗前。黎明時灰白色的曙光，正在迅速地變成淡紅的顏色。

在當時，與其說是憑着我的理智，不如說是憑着我的熱情去理解這些機器對集體農莊的用處。從那時起，我就覺得自己最適當的位置應該是站在拖拉機的駕駛盤後面，這一個念頭整個兒把我迷住了。在學校的時候我想着它，在牛奶棚裏的時候我也想它，還有上床睡覺的時候、早晨醒來的時候，我都無時無刻不在想着它。

我已經設法到放着拖拉機的工廠裏去參觀了幾次。

有一次，我到工廠裏去參觀，看見那位講師正在一本本地審查班上學生們的練習簿子。有兩疊練習簿堆在桌子上，他戴了眼鏡坐在那裏讀着，一面隨時用鉛筆在簿子上毫不留情地劃着紅線。

「安格林！」講師叫道，同時把一本練習簿攤在一旁。「你在實習方面已經做得很好，但是在理論研究上卻沒有多大進步。」

「我要試試看做得好些，伊凡·費奧多洛維奇，」伊凡回答道，他的臉羞得通紅，像一個小學生。

「安格林同志，就請你照所說的話做去吧，我對你抱着很大的希望哩。」

我的哥哥蹙着眉尖望望我。以前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這樣的不高興。大概因為伊凡·費奧多洛維奇當着我的面批評了他，使他覺得惱怒和害臊吧。我對他說：

「別着急，你會做好的。」

「我不來請教你！」他惡聲地回答我。

「瞧你，為什麼要發脾氣呀？」伊凡·費奧多洛維奇責備我的哥哥說。他站起身來，在廠房裏走了一轉，然後對我看了兩眼。

「喂……」他走到我的面前說。「我好像常常看見你到這裏來。你對拖拉機很有興趣吧？」

「是的，你知道，我想……」

「你想做一個拖拉機駕駛員，」他代我說完了這一句話，微笑着。

我告訴他，我的確是這樣想着。

「有趣，有趣得很，但是……駕駛拖拉機的事情並不是我能够隨便推荐的。這純粹是男人的工作。」

在農莊的實際經驗中，從來不曾有過一個女人可以駕駛一部拖拉機……」

「在蘇維埃政府沒有出現以前，我們村裏不曾有過的事情也多得很呢！」我說。

「別生氣呀。」

「不是生氣，我說的是老實話。」

「她是想怎麼樣，就要怎麼樣的，你決不能說服她，」哥哥插進來說。「我們也曾經想說服她，但是沒有用處。她想拖拉機快要想得發瘋了。」

我被激怒了嗎？是的，他們激怒了我，使我非常惱怒。而且有時我的確覺得是完全絕望了。有一次，我和媽媽談起這件事情，她也企圖緩和我的心情，她說，「做一個機器匠並不是女孩子的分內之事。」

「親愛的帕莎，好好地讀書吧，感謝上帝，也許你會做一個教員呢，」母親勸慰我說。「我們將儘可能供給你讀書，只要你肯用功，我們是一點兒也不吝惜錢的。駕駛拖拉機是男孩子們的事，對你並不合適。」

連媽媽也不瞭解我，這使我非常傷心。我們村裏有四十五個男女孩子已經到各城市去升學了。他們升學的目的，都是要在將來成為冶金家、化學家、農家業和醫生。但是我呢？我將做什麼呢？我的夢想是要成爲一個拖拉機駕駛員呀！我熱愛土地。從事農業才是我的真正職業。這是我從爸爸那兒繼承下來的志願。我的爸爸跟先前的祖先們一樣，他們費盡了力用木犁翻鬆泥土，可是從來沒有耕到肥沃的土地。

蘇維埃政府帶來了科學。我們的村子裏也有農業家出現了。我們已經熟悉了許多新名詞，例如農田輪種法、紫苜蓿、科學化耕作等。現在又有了拖拉機了。我要在田裏完成爸爸所沒有能夠完成的工作——創造肥沃的土地，來向祖國奉獻金黃色的穀粒。

終於我如願以償，開始學習駕駛拖拉機了。想一想我的快樂吧！在冬天，我進機械化學校讀書，到了夏天，我做管理拖車的女孩子。我的目標已經接近，伊凡對我的態度也改變了。有時候他不讓別人知道，允許我試着駕駛拖拉機。

在夏季的一天，我回家很遲（哥哥每次讓我駕駛拖拉機的時候總是很遲），我筆直往屋裏走去。走在半路上忽然碰到爸爸，他一看見我，喉嚨裏就發出一種奇怪的急促的聲音說（我不知道他是在哭還是在笑）：

「我已經看到你駕駛拖拉機的樣子啦。」

「可以說我對這件工作還沒有熟練，」我回答說，「但是我希望很快就能熟練起來。」

「不，」爸爸說，「你駕駛得很不錯，我敢說，真正不錯。你已經把土壤弄得肥沃起來啦！」

爸爸的話在我的耳朵邊像是美妙的音樂。他又抱住我說：「駕駛拖拉機的確是你的行業，要是你不繼續幹下去，那才是一種恥辱呢。」

到了一九三〇年春天，我正式成為拖拉機駕駛員了。我的拖拉機不大會出毛病，至少比別人要出得少些。在生產方面，我的成績總是超過許多同志。我得到突擊工人的稱號，得到工作優異獎章，還得到一筆獎金，但是——信不信由你——我忽然被調到油庫裏去担任管理員的工作了。

別人告訴我，這是一種「升級」的方法。可是當時在我心中所燃起的憤怒，却比什麼都要強烈！我遇見每一個人，走到每一個地方，都要大發牢騷，要求恢復我的拖拉機工作，聽我訴苦的人們，並不是每一個人都願意瞭解我。大家都勸我不要「無理取鬧」，小題大做，還是做一個管理員的好。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知道的——那就是人民常常可以去請求黨來幫助主持正義。於是我就去見斯大洛——伯歇佛機器拖拉機站的政治部主任米哈洛維奇·庫洛夫。雖然接見之前我得等候一些時間，要等先到的人被接見之後才輪到我，但是見他並沒有什麼困難。而且見了他以後一定可以有辦法，因為會客室裏擠滿了才下班的拖拉機駕駛員，從他們的談話中，我知道有關這位新政治部主任的許多事情。

一走進他的房間，我就激動得要流出眼淚來了，但是庫洛夫親切地對我說：「有什麼事需要我幫助嗎？」這一句話一問，立刻使我平靜下來。在談話過程中，我又恢復了自己的激動，但這已是另外一種激動了。

庫洛夫細心聽我說話。他是一個使人驚異的、善於傾聽對方說話的人。我終生不會忘記感謝這個動人的男子，這個聰明而機警的布爾什維克。

當我問他，是否他也認為駕駛拖拉機不是屬於一個女人的工作時，他說，「你的工作是應該被放在拖拉機駕駛盤旁邊的。」

我們仔細考慮了一切得失之後，就決定組織一個婦女拖拉機隊。在跟庫洛夫的談話中，我瞭解到光是我一個人有經驗是不够的，我們應該組織一個龐大的女拖拉機駕駛員田間工作隊，庫洛夫認為這是一個「巨大的推動力」。我們要做合格的突擊工人，然後看有沒有人再敢說駕駛拖拉機不是屬於一個女人的

工作！

庫洛夫對我們的這個計劃非常熱心，他不久就替女拖車工人們組織了短期教育班。有二十五個女孩子加入了這些拖拉機班。和我在一隊裏的有芙拉·安娜絲塔索娃、露芭·費奧多洛娃、芙拉·柯登、納泰莎·拉德欽科、瑪露茜亞·拉德欽科、芙拉·梭羅托帕普、芙拉·猶莉娃。她們是一羣快樂而活潑的少女，也都是我的好朋友，我跟她們久已甘苦共受了。

一九三三年的春天終於來了，我們簡直已等得不耐煩。機器已經塗油，車蓋已經打掃乾淨，就只等着開動了。我們隊裏的女孩子們全在等待命令下來。車上的聯動機已經試驗過，一切都準備就緒，好像上火綫之前的情形一樣。這些女孩子們個個都非常興奮。她們感覺到自己肩上所負的責任，瞭解自己的光榮使命，因為她們是婦女拖拉機隊的隊員們，是蘇聯最早的一個婦女拖拉機隊呀！

在拂曉的時候，全隊就把拖拉機開出去了。在開始工作的前夜，天空中陰雲密布，遠遠有轟隆隆的雷聲傳來，樹林也颯颯作響，預告風暴即將來到。於是我為難起來：我們是不是應該爲了天氣的緣故，明天暫時不把拖拉機開到田裏去呢？同隊的女孩子們都睡得很熟，但是我連片刻的打盹也不能夠，我整夜翻來覆去地焦灼着。

早晨，就在預先決定的準備出發的時刻，天空忽然晴朗了，風也忽然小了，太陽從地平綫下面昇起來，整個大地都落在溫暖的陽光裏。

女孩子們把馬達開動。周圍的一切彷彿都突然蘇生過來。機器帶着輕微的震動，平穩地跳躍着前進。展開在我們前面的世界真是太美麗了。當我們前進時，太陽已經高高地升起，掛在潔淨的蔚藍的天空。

樹邊默默地、一動也不動地站着。一團一團的浮雲在我們頭上來來去去，好像要融化在遼闊的天邊一樣。

女孩子們興高采烈地準備工作。在到集體農莊去的途中，她們一路唱着歌。突然間我看見一大羣婦女向我們走來，同時聽見她們在發着亂糟糟的聲音。當她們越走越近時，一陣陣叫喊和惘惘傳到了我們的耳邊。

「把拖拉機開回去！我們不讓女人和機器到我們的田裏來！」

「找帕莎去！她是罪魁。給她一個教訓——她就需要這樣的教訓！」

我想設法使羣衆平靜下去，但是沒有成功。那些女人繼續對我們叫喊，並且越來越逼近拖拉機了。這時我讓女孩子們看管機器，自己跨開脚步向斯大洛——伯歇佛跑去，這裏離斯大洛——伯歇佛還有幾公里路。但是我跑得非常快，自信最好的賽跑者也趕不上我。

幸而我到了政治部就找到庫洛夫。當他聽我申述時，他的面孔現出陰沉的顏色……於是我們跳進一輛汽車，直向集體農莊駛去。這時，情形幾乎發展到毆打的地步了。已經有一部份男人出現在農田上，他們叫喊着，做出要打架的姿勢。女人們則在厲聲大罵：

「我們決不讓她們進來！」

「把她們趕出去！從我們的田裏滾出去！」

直到他們看見了米哈洛維奇·庫洛夫，才漸漸地平靜下來，不再高聲喊叫了，但是他們過了一些時候還沒有散去。

『現在你們可以工作下去啦，隊長同志，』庫洛夫向我說。

於是我們就把引擎開動。但拖拉機好像有意要跟我們爲難一樣，有一處忽然發生了障礙。這時人羣中就喊喊喳喳起來，他們嘲笑我們說：『女人們不是說要駕駛機器嗎？可是等會兒機器却要駕駛她們了！』我們足足費了十分鐘的功夫，才把機器重新開動。

我們慢慢把機器向前開去，人們遠遠跟在我們後面。庫洛夫也跟在我們後面。最後我們到達田裏，大家散開，開始耕起地來……

我們工作了一個鐘頭、兩個鐘頭、三個鐘頭。那些人們還是沒有散開，他們仍舊在注視着我們。庫洛夫也在注視着我們。人羣中的那些女人們互相低聲說着話，然後回到村裏去了。伊凡·庫洛夫走到我的面前，和我握了一下手，說道：

『行啦，帕莎，你看每一件事情都是要從奮鬥中得來的。再會，祝福你好好地耕作吧！』

每當發生障礙或者拖拉機開不動的時候，我心裏就在想：『每一件事情都是要從奮鬥中得來的！』

我們耕種着處女地。那些女孩子們日日夜夜、不知疲倦地在沉默中工作着。只有我知道：她們對於這種坐在拖拉機上的還沒有習慣的工作，以及駛來駛去的無限的單調，是感到何等的疲倦哪！

絢爛的晚霞已經散佈在草原的上空，色彩漸漸加深，漸漸黯淡下去。一切逐漸沒入蒼茫的暮色裏，這時從山壑裏飄來一陣涼意。接着就突然颳起大風，把雨帶來了。開動拖拉機越來越感到困難，就連呼吸也不容易。

『這樣你們太苦啦，是不是？』我問納泰莎·拉德欽科。

她頑強地微微聳了一下肩膀，然後兩腳踏緊腳板，作一種又高興又憤激的姿態說：

「苦嗎？同志！是的，這工作實在不好做。但是請你不要打擾我，讓我多做一點事吧，有許多地面還沒有耕過呢！請你不要替我担心，即使我再輪一班也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在這些女孩子們看來，每一點鐘都應該做出很多的事情。拖拉機順利地前進着。它們已經耕出大片土地。我在外表上很平靜，但是我的內心却沒有人看到，我記掛着伙伴們——她們已經幾天沒有休息了。

第三天早晨，有幾個男孩子到田裏來。他們都是黑頭髮，面孔晒得黝黑，身體都很結實，而且像他們的父母那樣，都有一副勇敢而嚴肅的面孔。

「喂！」他們齊聲高叫。

「看哪，這些青年人也來看我們啦，」女拖拉機駕駛員們歡呼起來。

那些「男人們」帶着莫大的好奇心在一旁注視着我們。他們爲我們帶來白麵包、牛奶、冷鹹肉、黃油等。

「全村人都出來看你們啦，」孩子們神氣十足地告訴我們說。

「你們說的是又要來跟在我們後面的那一羣人嗎？」納泰莎·拉德欽科驚訝地問道。

「是的，但是你不必憂慮，」一個鬚髮的男孩子向她保證說。「他們的來意是好的。他們想在你們田裏建造一種東西。」

「建造一座宮殿？是不是？」露芭·費奧多洛娃說。

這時一羣人已經在遠處出現。拖拉機還是照常行進。第一個走到我們面前的人是史特潘·伊凡諾維奇·尼柯拉耶夫，他是一個集體農莊老莊員。第二個是嘮叨多話的老亞列克賽，緊跟在尼柯拉耶夫の後面。這兩個人正在熱烈地、興高采烈地爭論着什麼事情。然後史特潘閉住嘴，好像突然感到疲倦了的一樣。女孩子們也把引擎都停住，頓時四周非常寂靜。我幾乎可以聽到人們喘氣的聲音。

「啊，帕森卡，你正是我們需要的一個隊長！你們都是了不起的女孩子！……全村都在懇求你們的寬恕。」

史特潘·伊凡諾維奇最初有一點躊躇。喉嚨裏不住作響，但終於毫不含糊地大聲說話了，他說：上次他們對婦女拖拉機隊的搗亂完全錯了。

人們應該看見過十年前的老亞列克賽的吧。我還記得他，那時他的腰已經彎了，穿着破爛不堪的衣服。他常常笑喪着臉，不論夏天或者秋天，總是赤着脚走路。只有嚴霜裂膚的時候，他才穿上氈靴。

此刻我又看一看這位老人。他很自在地站在那裏，一隻腳放在前面，全神貫注地聽我們說話，裂開了嘴笑着，最後竟放聲大笑起來。

「我請求你們，」他說，「寬恕我們過去的一切吧。過去發生的事情……唉，這都是因為我們沒有正確的責任感，但是這樣的事情今後再也不會發生啦。你聽到了嗎？帕莎，這樣的事情今後再也不會發生啦。人們說，記憶是一件寶貴的事情，但是可不能像一個舊麻布袋一樣去塞滿垃圾。好事情是應該記住